

青少年台灣文庫II
【小說讀本4】



縱觀歷史長河的演變，以誇張諷刺或內斂古典的方式，進一步探索兩性的角色在文學中的軌跡，並從中沉澱與獲得。

我的幸福生活就要開始



范銘如 編著

國立編譯館 主編 / 出版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總經銷



我的幸福生活就要開始

范銘如◎編著

國立編譯館◎主編 / 出版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總經銷
2008年12月

總序

映照時代與社會，呈顯心的視野與憧憬

李敏勇

閱讀文學作品是語文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人格養成與啟蒙最重要的過程。這是為什麼許多國家的語文教本有相當程度比重的文學作品，而且在學校語文教本之外更鼓勵青少年多多閱讀文學作品的原因。

美國的中學生必讀的文學名著，兼及國內外作品。從古希臘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莎士比亞的戲劇《哈姆雷特》、《馬克白》到惠特曼詩集《草葉集》，以及托思妥也夫斯基《罪與罰》、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馬克吐溫《哈克貝利·芬歷險記》、史坦貝克《憤怒的葡萄》、沙林傑《麥田捕手》等小說，都在必讀之列。

鄰國的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就注重文化，對於文學作品的閱讀更是大力提倡推廣。寒暑假期間，學校指定大量的文學作品做為課外讀物，讓日本國民養成過程經由閱讀本國和外國文學作品，認識作家以及作品觸及的精神世界。而眾所周知，文明國家都重視文學作品的閱讀，歐洲國家中北歐諸國，更是顯著的例子。

教育部杜正勝前部長任內有感於青少年文學閱讀的重要，在國立編譯館藍順德館長的協力下，推動青少年台灣文庫——文學讀本系列的出版。希望提供國中、高中青少年語文教科書以外的文學閱讀內容。本人擔任文學讀本系列召集

人，第二階段參與者還包括陳明台教授、林淇瀟（向陽）教授、陳芳明教授、郝譽翔教授、范銘如教授、詩人王志誠（路寒袖）、詩人吳勝雄（吳晟）、楊翠教授。本階段並擬定新詩、小說、散文三種文類，各為四冊，編輯第二套十二冊青少年文學讀本。

青少年文學讀本是特別為國中、高中學生編選的文學讀本，既有補充學校語文教育，也有提供青少年認識文學、愛好文學，並助益成長、啟蒙，以及對台灣歷史與社會加深了解的立意。因此，編選方針著重兼顧「文學性」、「青少年性」以及「台灣性」三個層面。

「文學性」指的是編選作品的文學條件，形式和內容符合文學的藝術性。台灣新文學在特殊的歷史構造下，涵蓋了以日文在日治時期展開的作品，作家更兼具台灣本土出生，以及在中國大陸出生，戰後才移民來台的新住民。相映著歷史與社會的文學作品，已經歷了數個世代。收錄詩人、散文家、小說家作品自是包括早期前輩到新崛起的世代，作品的文學性是首要的編選方針。

「青少年性」是編選作品適合青少年閱讀。成長、啟蒙的主題是青少年文學閱讀的重要取向，而作品選擇更須兼顧形式條件的合宜性，以免因為艱澀、難懂而影響閱讀者對文學的親近。文學閱讀從兒童繪本、童話到青少年成長，啟蒙主題以及合宜形式條件，對養成國民閱讀才會有所助益。

「台灣性」則重視編選作品反應呈顯的台灣歷史與社會性質。在特殊的歷史構造下，早期原住民祖先在這個島嶼自由自在奔跑，閩客移民陸續加入這個島嶼的居民行列，加上戰後新移入住民，這個歷經外部殖民以及內部主體性追尋的歷程，如何形塑共同體的身分與認同，不僅是國民教育的課題，也是多元形貌的台灣文學可以提供的啟示。選編的詩、小說、散文，從文學的條件顯示台灣性，豐富台灣之愛的內容和視野。

接觸文學，更愛文學；認識台灣，更愛台灣。青少年台灣文庫——文學讀本系列以選編文本、作家介紹以及作品導讀，構成形貌。相信對於國中、高中的青少年是親切的、可親近的精神食糧，能豐富、充實青少年成長、啟蒙的視野，也是國民文學教養的多姿多采窗口。從獨特的窗口，語文教育的文學視野，映照著時代與社會，也呈顯心的視野與憧憬。

從性別議題的發展來說，八〇到九〇年代的台灣是最關鍵的二十年。在文壇上，大批在戰後出生、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作家開始嶄露頭角，她們從女性切身的人際關係、情感事業的抉擇、新女性的定位寫下種種摸索的軌跡；在社會運動與學院裡，女性主義論述也開始展開更深入本土的論述，全盤檢視國家機制以及傳統文化裡的性別制約，以及由兩者經緯出的性別政治對男女兩性的影響。經過八〇年代解構、再建構之後，九〇年代放眼至更廣泛纏織的權力網絡，由單純的兩性關係，變成複雜的多重指涉。性別的問題影響廣泛，它左右個人自我認知認同的行為思維模式、價值判斷取向、情感情欲的感受表達，更牽動到我們與人際的互動關係。從情侶配偶的戀愛婚姻維繫到父母兒女間的親子溝通方式，性別對我們都有或隱或現的作用力。思考性別議題，遠非只是追求「男女平等」這種字面的意思而已。

九〇年代的小說或以誇張諷刺、或以內斂古典的基調反思兩性文化的種種軌跡，看似光怪陸離，小說描寫的現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其實並不陌生。〈我的幸福生活就要開始〉側寫貧賤夫妻百事哀的辛酸藉以譏刺童話故事老掉牙的結語——「王子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彷彿只要戀愛、結婚，家庭就會幸福美滿又安康。〈終身〉這篇小說嘲諷了某些男性的迷思。小說男主角以為學歷高、工作

薪水優渥是吸引女性擇偶的首要因素，並且大刺刺地以此要求相匹配的女性必須青春貌美、曲線窈窕。他們考慮的都是「我要什麼」，而非女性要的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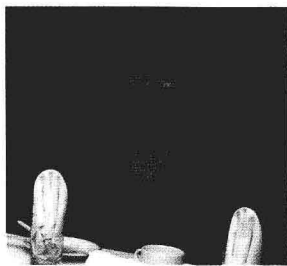
性別認知誤解下組成的家庭，效應不僅及於夫妻雙方，連帶地也會影響到下一代養成和親子間的互動。〈萎縮的夜〉的主線探討父女關係，並且側寫三代女性面對婚姻與情欲的不同態度。〈行李〉故事裡的女主角由於父親好賭、外遇，甚至不告而別，家庭成員間也相當疏離，使得她長大成人之後迷失在快速累積的大城市裡的金錢遊戲。〈相思月娘〉的母親安排兒子了解父母婚姻如何由濃轉淡的來龍去脈，委婉間接地誨喻兒子珍惜當時的有情人，切莫重蹈上一代的覆轍。相較於前面幾位失職的父親，〈送行〉裡父親內斂卻深刻的父愛格外令人動容。

除了婚戀與家庭關係，九〇年代的小說對於女性的事業以及欲望的探索亦不遺餘力。〈舞者莎夏〉描寫社會刻板印象裡女性在職場上的表現總不及家庭的重要性。〈童女之舞〉以迂迴而內斂的方式，探照同性之間游移在友情與愛情的曖昧情愫，藉由兩個女生純純的愛戀讓我們對異性戀社會的強制性文化產生反思。〈尋找天使失落的翅膀〉透過象徵性的同性歡愛，描寫母女間相互依戀關愛卻常彼此傷害牽制的情結。〈玉荷包〉將城鄉間不均衡的關係帶入家庭照育和婚戀議題裡，呈現離島上不同的性別狀況。

閱讀這些小說讓我們對於性別在文化、生活上的廣泛影響有著更具體的認識。透視此一題材的歷時性演變，性別政治的運行脈絡更為透明。超越性別化約的社會才有可能達成。

作者介紹 / 葉姿麟

葉姿麟（1960～），台灣屏東人。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系畢業。曾任臺大動物系、臺大醫院臨床醫學研究所研究助理，「臺北評論」執行編輯、自立晚報「新象」版編輯。著有《都市的雲》、《曙光中走來》、《路上的魚》、《愛，像一隻貓行走在屋頂》等等作品。葉姿麟的創作以小說為主，題材大多以現代都市女性的內心情感與生活樣態為核心，為八〇年代的台灣都市小說增添另一種不同的新風貌。



婚姻是人生的道路

回到屋裡，他頹唐的把身體往沙發上一拋：「哎，無路用啦，無路用！」他叫。

他大姊說：「那女孩子真的失禮，一點禮貌都不顧。」不悅的撇著嘴，女孩子是她介紹的，她丈夫的同事的小姨子，二十六歲，證券公司公關部職員。

「我說一定不好的，你們不聽，」他媽說：「人家世面見多了，隨便哪裡看得上？又才二十六。」

他已經三十七了，他媽記得牢牢的，大約從三十歲當年數起，一數數了八個年頭，這八年還包括在美國的四年。那四年他媽倒是快樂的，對於他的婚姻充滿了無窮的希望，因為有關留學生種種的甘苦——尤其是苦，經由各類留學叢書，他媽了解得比他還要深入。

由於鄉愁以及種種不可言喻的精神上與生活上的煎熬，留學生群裡兩性自動配對的或然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三點二。

「林玉芬那女孩有什麼不好？」他媽又說了。

林玉芬就是他在鳳凰城認識的女留學生，他們一群單身的男留學生必然在每年秋季班開課前，拿到當季台灣過海來的女生名冊，依著條件及嗜好，各人擇其所需，彼此遵守不成文的義氣協定，互不干擾，各自發展，之後，能

否踩著結婚進行曲步入家室，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他可以承認自己造化不好，姻緣未到，但是話說回來，林玉芬那女孩有什麼不好？

「林玉芬太醜了。」他大姊說。

「娶妻娶德，漂亮做什麼用？能當飯吃？」他媽立刻否認。

「秀色可餐啣。」他無力的辯駁，簡直是呻吟。

是應該把林玉芬牢牢抓住，矮一點，胖一點，黑一點，能力過強一點，嫌她四個缺點，隨意輕忽她、冷落她、擱置她、丟棄她，逕回台灣來，想是有更佳美的青春韶華等他，一蹉跎又是四年。

男人其實不嫌老的——不易遭世人棄嫌年華老大，只要志氣高事業好，來到社會上也就是一個挺拔出眾的人物，也就是舞台上燈光匯聚的主角了，還有什麼看不到的呢？

會沒有終身？

會沒有妻小？

「其實這女孩子也不怎樣，」他媽又說了：「你看那鼻子是不是有點朝天？」

他回想了想晚上見到的女孩，眼皮上抹著一片藍，雙頰塌著兩塊胭脂，唇是鮮麗的豔紅，非常豐滿的唇，咬起

來不知什麼感覺……

「那倒像是朝天鼻。」他聽到他大姊的聲音。

「有點翹吧！」他說，他努力回想那個鼻子，他忘了，真的，真是吃飯的兩個小時裡他一直把焦點集中在兩片豐滿的唇上。

「何止翹，那是朝天鼻了。」他大姊糾正他。

「漏財。」他媽說。

他沒聽清楚，「什麼？」他問。

「朝天鼻漏財。」他媽強調。

「算了！」他大姊說：「而且學歷也不高，慢慢看，還有更好的。」做了一個結論。

蟄伏於狩獵的季節

「所以說，男人的時間是三十到四十之間。」他的朋友說。

他們坐在他的辦公室裡，他的朋友捺熄指頭間一截子 Kent 說。他的朋友三十二歲，牛仔褲、T恤、球鞋，永遠蹦蹦跳跳，洋溢無限青春氣息，他的朋友告訴他，男人的愛的期限僅止於四十歲。

「也就是說才剩下三年囉。」他有點沮喪，他很自然想起林玉芬，他唯一交往過的女孩真是只有這一個。好像

是來不及了，他還沒試過愛。

「何必說才？」他的朋友說：「何不想還有。」

還有三年的時間尋尋覓覓，是的，尋覓一個終身伴侶。

回來那年三十四歲；生化科學博士，年少英挺事業初立，在整個的世界裡除了嬌妻美眷，什麼都有了。原先的心思飽和充實，一點點不著急，母親姊妹說：「這樣的條件還能夠缺什麼？」

大家相信男人是事業換取人生。

「換做女人，連『才』都沒得提的。」他的朋友說。

「怎麼說？」他問。

「女人是二十到三十，哦——不，二十七八吧。」他的朋友再點燃一支 Kent。

「我昨天看了一個二十六的。」他說。

「可看嗎？」他的朋友問。

他想了想：「時髦的都市女郎，嗯——嘴唇很豐滿。」他說著，笑了笑，很虛弱的笑，沾不著的豐滿的唇。

「咦，有意思。」他的朋友感到興趣。

「什麼意思？」他說：「一頓飯吃兩個小時，你看她倒有一個小時是在發呆……」

「迷離恍惚的模樣？」他的朋友問。

「是的。」他答，想起女郎默默落入思緒的神情，是了，彎而長的睫毛，他差點忽略掉。

「睫毛很長。」他補充一句。

「燙的。」

「什麼？」他聽不懂。

「美容院花錢做來的。」他的朋友說明。

他做個手勢，無所謂的意思，他也不知道什麼叫天然，他的母親和幾個姊妹，睫毛幾乎是禿的。

他的朋友再點起一支菸，站起來走到窗前去吞吐了兩口，回頭對他說：「那麼心不在焉鐵定心裡有人。」

「有人還相什麼親？」他抗議。

「條件！」他的朋友說明：「她看你的條件還可以，增加一個選擇的機會。」話鋒一轉，問起來：「對面是什麼？」

他也走過去，靠著銀色鋁窗往外看，校園裡是將暗去的天光，灰黑天空下一棟白色大樓。

「女生宿舍。」他說，他說著，想著鳳凰城林玉芬的公寓，三個合租，一個韓國人老是製造酸氣滿屋的泡菜，一個香港小姐，週末妹妹與男友齊訪，讓妹妹睡上鋪，自己和男友睡下鋪。

「我不相信她妹妹睡得著。」他說，林玉芬聽了白他一眼。

林玉芬那女孩，最基礎的婚姻知識都聽不得的女孩——他有點明白了，為什麼最終還是從她那裡走出來。

「唉……」他吁了口長氣，現實的是只剩三年。

「青春哪，」他的朋友說：「這些女郎。」

大學裡頭十九、二十、二十出頭的少女，他不否認對他具有相當誘惑。

「男人愛吃青蘋果。」他的朋友說。

「什麼吃？」他問：「吃什麼？」

「晚上吃什麼？」他的朋友按熄進屋來的第五支菸問他。

「你說。」他習慣讓他的朋友決定。

自從回來，乍見睽違了四年的台北徹頭徹尾、改頭換面成一個花花世界，他完全沒了主意。

在美國中西部的遍野黃沙地住了四年後，回到這個築滿酒池肉林的大台北，他先是深深吸上一陣充滿人臭與廢煙的空氣，接著就陷入極度的迷失裡。

他的朋友適時闖進他的生活裡救他，帶領他，居前殺陣，為他殺出一條生路，他才稍微跟得上台北男人的腳步，能夠生存。